

44/10

马鞍山上的暴风雨

林 間 等 著

馬鞍山上的暴風雨

林間等著

人民文學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人民文学編輯部，从“人民文学”創刊号至1956年5月号的反映我国工業建設的短篇創作中，选輯了一部分比較优秀的作品，按其發表的先后，分为五个集子，以每集中的一篇为書名。本集“馬鞍山上的暴風雨”即是其中之一。在这套选集中，凡已經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各种选集或作家个人选集中的作品，就不再选用。

这里的四个短篇，它們描寫工人們在党的直接領導下，不断地提高階級覺悟，以主人翁态度和創造性的劳动热情，从事恢复生產工作。作品表現了工人們在新的生活里的进步和成長。

封面設計 刘永凱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 581 字數 28,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5\frac{5}{8}$ 插頁1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册

定價 (6) 0.18 元

目 次

我的老婆.....	黃遜相(1)
于師傅這二年.....	大 呂(7)
杜廠長.....	李亦重(19)
馬鞍山上的暴風雨.....	林 間(15)

我的老婆

董迺相

解放后，工厂里都忙着恢复生产。工友们都参加了恢复生产的工作，抢修机器，运送大军南下。

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每天八九点才下班，回到家里，她就是一套：“人家都早就回来啦，你偏偏回来这么晚，也没多赚几斤小米回来。”

我跟她解释说：现在工厂是咱们的啦……但更勾起她的大气啦。“那你为什么不把工厂的东西搬到咱家来，不省为难了吗？是你的工厂，你吃工厂喝工厂去，反正没人弄孩子，我不能做饭！”

我回过头看呀，炉子也落啦，饭也凉啦，只好吃一点凉饭。好在年轻不在乎。但心想：她这样的人，跟她说服舌头也白搭，让她去听听工友家属座谈会去。

头一次开会，我可为了难啦，自己想：她这样落后，叫她去开会要命她也不去呀！以后我想了一个好办法，不动员她，去动员同院唐工友的老婆。

我就对唐工友的老婆说：“明天厂里开家庭妇女座

談會你去嗎？”唐工友老婆一听，說：“呦，我們可不去，老远的，还不把腿累折囉呀！”

我一听要砸鍋，就順嘴編瞎話說：“还演戲呢。”她一听有戲，便問：“什么戲呀？”我說：“白毛女和王秀鸞。”

她倆一听这个戲呀，連着問了好几句：“几点鐘演呀？”

“一点鐘准开，你去嗎？”

“我去，你太太不去嗎？”

“她不准去，弄两个孩子，挺远的幹啥去？”

“这好的戲为什么不去呢？我跟她去說，我給她弄个孩子，明天一塊去行嗎？”

“我不管你們，乐意去就去，不乐意去拉倒！”

“我們为啥不樂意去呀？明天我們一塊去，叫他給我們占好座。”

我一看成功啦，心里暗想：老唐我可办成功啦，也省了你为难啦，你可別給我砸鍋。还好，老唐回來，她老婆迎头就問：“明天厂里演戲嗎？”老唐說：“誰說的？”“不是小董說的嗎？”老唐心里倒喜欢啦，便說：“小董的嘴真快，挺远的道幹啥去，知道啦不叫去又得翻車，你們明天去吧，我給你們占座。”

第二天，她們去的倒不晚，十二点半鐘就到啦。工会委員跑前跑后的把她們讓到了教育室，还買了很多吃的糖啦，豆啦，香煙啦。頂一点鐘，來了六十多位家

屢，軍代表、工會主任講話，跟她們說婦女几千年來所受的壓迫，今天翻身，哪些是應該享受，哪些應該幹，会后并領她們參觀她們的男人和工友工作的情形。她們看到自己的男人們工作的汗直往下流，連擦的功夫都沒有，她們長这么大也沒看見過這樣幹活的，眼都看直啦。

唐工友的老婆回頭對我老婆說：“你看，這樣幹活多累呀，回家晚點你還不給做飯……”這個說：“你甯說我，你哪？”她二人臉都一紅。

我看她們這樣，便給她們來二句听听。我說：“你們女人不翻身了嗎，還做飯？明天就打二塊板把你供起來！”

她們也沒反駁就隨着下去啦。我想等晚上回家，又得有一通吵，下班到家，她倒沒有說啥，只說累。我一想我騙了老唐的老婆是不對的，到她屋跟她一道歉，她不但沒惱，倒問：“你們一天那樣幹活不累嗎？”我一听，借這個機會可以跟她們說說啦。便道：“今天累是累，不過比日本鬼子和國民党的時候強的多哪！在日本鬼子時候，挨打是家常便飯，幹一個月，給个百八十斤豆餅，偷點東西，教日本人看見就這憲兵隊，有很多工人都被日本打死啦。国民党來啦，跟日本鬼子又有什麼兩樣呢？‘接收大員’不管工人生活，到日子不开支，誰敢說話呀？你要是一說話，被他們那一幫七大姑八大姨聽見，你还活的了？起碼說你是八路一頭的！路線一天比一天縮短，八路軍要不來呀，像我們这六号的早就回家大

吉啦。自从共产党来啦，啥事都問工人，一切都叫工人作主，你們看見了吧？我們那样幹，都是自动的，并没人監視，今天多幹点活，又算了啥？將來一定好，你說对嗎？”

“对倒是……”但往下她倒沒說啥。

我的老婆經過了这次会，倒有些改变，有时回来晚了也不像以前那样啦。有一天因为开会，到十一点鐘才回来，虽然天气不老冷的，但小風吹在身上还是真涼。我心說：这样冷的天气回家还吃涼飯，非病了不行。等到家門口，順門縫往里一瞧呀，屋里还点着灯呢！我心說：“咋睡觉还不熄灯？”等我刚一叫門，她就答应啦。到屋一看，爐子还生的旺旺的，她忙着給我热面湯，把餅又炙了炙，我一看这情形，情不自禁地問她：“你为啥等到这个时候还不睡觉呢！”她說：“軍代表不是說啦，男的生产，女的不也得負一部分責任？咱也不能落后呀！”

后来，家庭妇女座談会开了几次，她都自动地去参加啦，我們夫妻間感情也搞的来啦，她本來就沒唸过書，一天晚上，她对我說：“你看的書說出來，也叫我听一听。”我很高兴地就答应了她，有很多事情她不明白就問，我知道的就跟她解釋，不知道的第二天我問別人去，回来再告訴她。这样一两个月，每天在我下班后，她把孩子早早的就哄睡啦，我們就学习。七八月間，大雨連三連二地下，每天生爐子連干柴禾都買不到，她把我的旧小說燒了不少。一天我回家來，一整理我的

書呀，新書短了好幾本。魯迅的“而已集”都沒啦！

我問她我的書哪？她說：“你不說舊的可以生爐子嗎？我都燒啦。”我跟她說：“你燒的有一本白書皮上頭有三個黑字的書嗎？”她趕快往床底一看，伸手取出半本來，我一看正是“而已集”，我還沒埋怨她，她倒對我發開脾氣啦。

“你認識字不教給我，燒了你的書不樂意啦！你要不教我認字，明天我都給你燒掉。”

我一听她要學習識字，倒很喜欢了。她今年才二十多歲，本來應該學習，應該不斷地進步。於是我們兩個人就定了“師徒合同”：在識字時不准開玩笑，每天多麼忙，要強認一個字。只許老師不教，不許學生不學。

她很有決心，都答應啦。我寫了五十多個字串，一個月她都認識啦。可是，事情真不隨心，小孩這些日子磨人啦，到晚上也不睡覺啦，總哭，鬧的她也不能認字啦。我看書也不行啦，小的一哭大的就醒，我們倆只哄孩子啦。

這幾天她老不高興，我想成天大米白面吃着，並沒有屈了她，這是為什麼呢？是不是又犯老毛病啦？過去看人家吃的好，她也鬧脾氣；別人穿上一件新衣服，她也鬧脾氣。一回家，就听她說：張大嫂買的衣裳料子，李大嫂買的皮鞋，人家都有熬頭，就是我一點希望也沒有……我心說，你要再那樣想，我可得好好的教訓教訓你啦。

等她把屋子收拾俐落了，我才問她：

“你这几天为啥不高兴呀？”

她說：“問你呀？你張口就叫人家檢討檢討，今天你自己也檢討檢討，眼看着就過年啦，兩個孩子連身新衣服也沒有，你也不留意。我聽見別人說，你每天在班上總下飯館去吃飯，你倒解放啦，我們女人也沒捱上呀！我有一個意見提給你……”

我說：“啥意見你說吧！”

她說：“不還有兩天就關錢了嗎？把錢全數都交給我，這一個月我當家，管保過的圓圓全全的，行嗎？”

我一聽，原來她要當當家，那太好啦，等關了錢，我就把錢交給她啦。我上她那支點心錢可砸啦，一天一給。她早就算好啦，五百煙錢，兩碗餛飩八百，一共一天給一千五百塊，這一下子給減去了一半的零錢。好在還是白面餅，哪知到第二天也變啦，棒子面窩頭。我一看就瞪眼啦。

“誰叫你吃窩頭？”

她說：“不是你叫我吃窩頭嗎？你說農民吃稗子糠糠，咱們得節約，這不是節約嗎？你还嫌不好吃？我當家就得聽我的，平常吃窩窩頭，星期吃白面大米。”

我一聽她出這個辦法倒挺好，一個月後，孩子衣服也都做好啦，過年她沒置啥，反給我買了一雙皮鞋。我一看她當這一個月的家比我強，真是共產黨來，啥都變啦，看以前她扯囉呱噁的，今天她不但會做活做飯，閒半天還能當家主事。

于师傅这二年

大 吕

住在我們宿舍的人，很少不認識于师傅的。于师傅的近隣每晨照例要被他漱口吵醒。刮舌子探到嗓子眼兒，哇呀哇的吼着，就像要开拔的軍隊誓师似的——于师傅上班了。

于师傅一出屋，天冷灰灰的沉着臉。

“啊！”于师傅像識破天机，“二十六大雪了！喂，喂——下雪別忘送傘呀，傘——”

屋里沒人答碴兒，他伤感地顫顫腦袋，双手抄到身背后攏进袖口。

“大丈夫难免妻不賢子不孝啊！”

于师傅是我們修理房的車床工，走在街面上却喜欢旁人称他句“于四爺”。

“爺，爺！”于师傅極有禮貌地弯下細長的身子，使人有充分時間欣賞他那顆瘦小的头——尖尖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只有那双眼珠和耳朵略与他的身体不相襯。据他說：

“这是哲学問題，哲学——你懂嗎？”他用个問号衡量对方的文化水平，然后决定进攻退守。

“哲学就是研究人类命运的东西，要不报上怎么登着看相的为哲学家呢。先造死后造生么，命跟相可不是說着玩的，你看我——”不待旁人表示意見，一把扯住他的薄大的耳朵。

“瞧，薄主貴，相書上說：耳大虽薄也聚財，飢寒此生不会來。……”

打鐵工王師傅看他唸的那么喜形于色，真也就衷心佩服：“人家于師傅——秀才底子呀！”

“难得！”馬云崑笑了，笑得不怀好意。

“于師傅有这么一对宝贝耳朵，怎么还窮的賣祖产呢？”

“窮的賣祖产不是也沒挨飢受寒嗎？”王師傅有些急了。

“若沒有祖产呢？”

“你小子就他媽死抬杠——”于師傅忽然看見主任來了，歧楞站起，半截煙捲差点掉进小宋脖子里——小宋蹲在車床旁正算牙輪兒。

“還沒算出來？”于師傅斜楞着腦袋似急似气地問：

“不是四寸二分一扣嗎？”

“是呀，总碰不上整数。”地上画了一大片粉綫，

小宋也急了。

于師傅走过去手指着車頭：

“一百二、三十、八十五、四十。”

他手指点到螺絲杠，抬起來得意地向着小宋：

“聽說你學三四年徒了，都跟他們學的是嗎？”

小宋低頭上牙輪兒，孫玉樹半开玩笑半認真地走過來：

“手藝人有几个像于師傅这样熱心教徒弟！”

“沒法子——唐頭託付我，老一代少一代的交情。”

孫玉樹盯着他輕笑：

“交情能值几万塊錢？”

“你——小孩子，這年頭不懂交情還吃的開！”

于師傅說得又慷慨又惋惜，夾頭搬手一轉，要鏟油槽的銅瓦又拿下來。

“別人幹不了的活兒拿我這來了，不沖唐頭兒——真給他們來个馱兒。”

拿起棉紗擦擦手，一屁股又坐在工具箱上：

“喂——他叫住孫玉樹——崔朗西娶媳婦你們去嗎？”

“去呀！”

“上多錢禮？”

“兩千元吧。”

“我得一万——于師傅顛楞着腦袋摸出根煙——小

崔父親活着，我們不分。要不是南區稽查所高所長請我吃飯，去了最少得一万。”

“禮錢我帶去不好嗎？”孫玉樹現出一副不信任的神情。

“這倒——這倒不必，回頭我也許去，這兩天市面兒緊，八點戒嚴你們也得早回來呀！”

解放了，天還沒全暖，接管組的幹部們脫掉棉衣，披在身上不肯伸袖——分頭忙着清点物資，處理偽工會。于師傅心提到嗓子眼兒，唐頭兒心也提到嗓子眼兒。于師傅想：“八路算老賬，對國民黨特務滅門九族，盟弟老五是偽工會幹事，稽查處吃的開，聽說他還參加過津唐綏靖指揮所咧，這不是特務是么呢？只要算上點邊兒，准滾呀，四十啦，叫我那找事由兒去？”

唐頭兒呢，這些日子恨不能把耳朵伸進倉庫里，冒名頂替的五金材料太多啦，國民黨時都大意——可是誰知他們來呀！

“我混了四十來年場面兒，”唐頭兒扭過半截身子，向于師傅鄭重表示，“就沒見過這種派頭兒！是鋼是鐵都要用砂輪磨磨看。”

于師傅冲着玻璃窗出神兒，神不守舍地說：

“馬列主義里找不出論點兒。”

“誰看我報啦？”馬云崑冲着于師傅喊。

“這兒有一張。”于師傅一推放在衣櫃上的報紙，

小馬劈手搶過去。

“想看自己買一份。”

“嘔！”于師傅咬楞站起來，“合着我們當師傅的就不能看看你們報啦？這年頭把小孩子都寵起來啦；吃兩天迷魂藥，回來就充積極分子，真懂馬列主義嗎？”

“下期學習還有你一個哩！”唐頭兒說。

“有我？教他們不窩咧，這年頭有本事的人，還是不能出頭。”

“就是這群積極分子搞的呀，楞說你是老工人咧，什麼幹活積極努力咧！”

“姓于的哪天幹活不努力？”

唐頭兒沒料到于師傅認真起來。

“你還是國民黨啦——溜捧奉承敬不行啦！別看八路土，好壞看得出，沖這點我佩服人家。”

于師傅參加學習了，學習班里淨熟人，盟弟老九是生活幹事，一見面，滅門九族的恐怖忘掉了。

“岳容！”他喊着九弟，人走上主席台，主席台上幾個人正忙查對小組人數。

“大家來齊了沒有？”于師傅的聲音，飄飄地真高興。

“沒交本兒的請交到台上來。”

會場人全看他——樣子很奇怪，帶着賞鑑意味，又似從他身上發現了什麼。

他不安地摘下帽子又戴上，不知是自語還是問人：

“講課的怎么還不來？”

生活幹事覺着這陣會場亂，煩躁地一抬頭，看到于師傅要溜。

“唔，四哥，快來了，八點。”

这天是楊惠潔同志講的“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階級”。

于師傅輕蔑地說：“俗玩藝兒，我提個新論點問問她。”

“你們看賣饅子的是不是工人階級呢？”

沒等他發言，楊同志先一步把問題提出來。杏圓的眼睛滾過每個人臉上追尋答案。

“不是工人階級。”女孩子聲音，大伙都看第八組。

于師傅也跟着看八組一眼，譏笑地說：

“窮的只有一只籃子，不是工人能算什么階級呢？”

“那么蹬三輪兒車的是不是工人階級？”楊惠潔問。

“當然也是工人階級。”于師傅說的一点不猶疑。

“大家說呢？”楊同志撇開四小組鼓勵大家：“蹬三輪兒，賣饅子，在獲得生活來源上是沒有差別嗎？”

“這個……”于師傅还想發言，覺得問題不像他想的簡單，听听大伙的吧。一陣沉默，接着是議論紛紛。

楊同志說：

“有差別的，并且很大。賣饅頭的窮到只有一只籃子，他的生活來源却靠的是利潤，那跟蹬三輪的出賣勞力是有差別的，所以賣饅頭的不算工人階級。”

“馬列主義里沒這個論點。”于師傅搖搖頭，到下課沒再言語。

下午討論，天氣熱，各小組分散坐到樹林里。于師傅要划洋火，又把香煙從嘴上拿下來。

“這個女帽頭兒真能嚼，光個工人階級就嚼三個鐘頭。”

小組長眉一皺听着刺耳，便說：“于同志帶頭發言，請記錄注意。”

“這可不能寫上！”于師傅嘴張的太忙，煙捲兒一下子掉在腳面上。

“咱沒外人，隨便說說，怎能當討論記呢，請女同志們先說吧。”

王震林打開記錄本笑着說：“于同志說話，旧思想一下改不掉，慢慢注意就好了。”

“真得注意，慢慢就好了。”于師傅抽着煙，心想這回可受上啦！

第四小組十二個人，于師傅最贊成王震林，人和氣，有耐心；每次討論問題隨時隨地給旁人提醒、糾正、解釋問題，多糊塗的問題經他掰開揉碎的一說，表